

卧龙镇

向春



卧 龙 镇

向 春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新中国诞生前夕，我地下党组织领导煤矿工人在敌人魔窟里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。

卧龙镇三股反动武装互相勾结倾轧，对工人既贪婪无厌、嗜血成性，又疯狂镇压、残酷屠杀。由于叛徒出卖，中共卧龙镇工委遭到破坏、暗杀；在腥风血雨中，工委改变策略，组织起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，同凶恶的敌人展开了一系列激烈、尖锐、曲折、复杂的斗争，粉碎了敌人的种种恶毒阴谋，清除了叛徒，歌颂了党的统一战线这一革命法宝。作品描绘了郑天基、业耀明和夏佳珍的才华和胆识，突出了民族资本家段仲秋和中将之子秦静的个性特点；对土匪头子王吉田和三花脸揭露得淋漓尽致。作品笔调粗犷，多用白描手法。故事生动，情节曲折，引人入胜，与作者已出版的《煤城怒火》可成姊妹篇。

卧 龙 镇

向 春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5.76印张 312千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9,100

书号 10331·158 定价 2.55 元

目 录

一	凶信	1
二	暗杀	15
三	阴谋	29
四	智送情报	42
五	换头	54
六	满眼是谜	66
七	神秘的客人	81
八	接关系	100
九	打入司令部	116
十	黄三愣	133
十 一	雾中的谜	151
十 二	探监	165
十 三	谁是叛徒	183
十 四	尚方宝剑	199
十 五	两颗心	223
十 六	斗智	235
十 七	智斩潘大	251

十 八	业耀明主柜	271
十 九	轰动南京的要案	287
二 十	夺兵权	312
二十一	她被绑架	331
二十二	致命的暗箭	349
二十三	魔高一丈	366
二十四	魔爪伸向她	386
二十五	叛徒真是他	400
二十六	一封重要的信	413
二十七	火药味浓了	430
二十八	独立营兵变	449
二十九	翻脸	465
三 十	铁和血的结晶	489

一 凶 信

雪，铺天盖地，象天上悬挂的银灰幕帐，罩住了卧龙镇。狂风象飞速挥动的利剑，割碎了幕帐，刺破了天空，暴风雪把卧龙镇逼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。

警车冲开飞搅的雪团，溅着泥水，疯狂地疾驶。呼啸尖叫的警笛撕裂着人心，特务和矿警连滚带爬地奔跑，发出阵阵歇斯底里的怒骂。墓道式的街巷阴森森的，家家关门闭户，听不到声音，看不到火光，一片凄惨……

一个衣着合时的年轻女人，躬腰打着伞，踏着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径直往段公馆走去。今天，她和丈夫谢正清约好到段公馆去看影集。早上谢正清离家时，她还提醒他不要忘了这次约会。他说：“我有事，很可能晚些时间，到时你就去，不用等我。”约定的时间已过多时，还不见他的影子。“不会出事吧？”想到恶化的局势，她的心悬起来。来到段公馆的台阶下，她停住脚步，为的再等他一会儿。

这时，段公馆里，段爱芬和秦静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：“自由公馆！民主园地！”雍容柔情的段爱芬拿着两块牌子，歪头欣赏着，似赞美，似讽刺，“不愧是王牌大学的高

材生，一手柳体字，一派自由思想。”

面庞清癯的秦静微笑着，同段爱芬并排坐在沙发里。看一眼脚边喷光吐艳的菊花，又把多情的目光投在段爱芬身上：一件辣椒红毛衣罩住她雪白的丝绸衫，洁白的圆领贴在粉颈上，如同那绽开的白仙鹤菊；红高跟鞋，是秦静专电请留学回国的同学捎来的，使她显得更苗条多姿；焕发的容颜，乌黑的眼睛，墨玉似的柔发密致而秀丽；适中的身段优美轻盈，呈现出一副诱人的丰姿。秦静心里暗说：“比这菊花还美！”他看一眼窗外，仍飘着的大雪，焦急道：“正清和佳珍能来吗？”他看段爱芬作了坚定的表示，又认真地说：“爱芬，昨晚的争论，使我半夜没能入睡。想想现实，看看四周，确实如佳珍说的，蒋介石的博爱自由成了破酒幌子。也正如正清谈的，是挂羊头卖狗肉。他们夫妻说得尖锐，有见地，全是心里话，够朋友。”

昨晚，煤师谢正清和经理室秘书夏佳珍夫妇俩一块在段家吃饭。谢正清说：“王吉田两天杀了三十多人，见人就抓，看到跑的就开枪。吓得商人不敢开门，窗户不敢下窑，市民大小便都在屋里。唉！卧龙镇竟成了虎狼窝！”

段爱芬气愤地接上：“自由成了监牢，民主成了屠场！”

秦静点头说：“我发觉国民党有个随意杀戮的法旨，我走到哪里，都能看到横躺竖卧的尸体。这个卧龙镇简直成了王吉田的监狱、屠场，也只有在咱这座洋房里，才是自由民主的小天地。”

姨父段仲秋摇头说：“静儿，这里也只能是你爸爸卵翼

下的小自由王国吧？”

姨母杜敏叹口气接着道：“其实，也不过是恐怖中的民主园地。”

秦静被姨父母的惶恐激起怒火，说：“咱在卧龙镇想说啥就说啥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；要是咱再受约束，那皇帝也没有立足地了。他王吉田的特务就是满地滚，咱也照直走路！”

谢正清和夏佳珍听了，暗喜：“此话虽天真，却有无视强暴的胆量！”

段爱芬却讥笑道：“矿区里谁能跟你比！中将司令官的少爷，在状元街跳高骂蒋介石，王吉田也不敢抓。”

秦静笑笑点头认可，却指派当差的连夜做了两块牌子，今儿一早便在上面写了字……

段爱芬看秦静思想有点开窍，有意引导他：“静兄，这牌子挂在门口好吗？”段爱芬乌眉展开，嘴角微翘，挂笑的面庞，越发叫秦静看了舒服。温柔的话意，清脆的声音，使秦静感到不是商谈问题，而是听诗人朗诵。

“爱芬，这不过是自我陶醉。对外界的乌烟瘴气，我看了头晕；对乌七八糟的事情，我听了恶心。在爸爸身边我呆上一个小时，就汗透衣衫。只有在这里，在你身边，我才感到人生的欢乐，空气也才格外清新。”

段爱芬对秦静这番真诚的话，暗暗同情。他长得十分匀称，身架虽瘦却显得协调，稍长的瘦脸，白黄间有红润，眉清目秀，一头黑发。英俊中又透出一种骄矜的神态，突出了

他大少爷的气派。他比段爱芬长三岁，二十六岁了。他虽是中将的独生子，性情并不暴躁恶梗，有时倒很温顺，尚有恻隐之心。常以一个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身分跟段爱芬的朋友们交谈来往。

“整个卧龙镇是座血腥的监狱，咱们这里只不过是微小的通风口，要到苍茫山里跟郭兴叔叔在一块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！”

“爱芬，你比我还放肆，这些禁话可千万别乱说！”

“你不准我讲真话？”

秦静被段爱芬质问得脸顿时黄了。想到他大学的几位受人尊敬的同学、老师，就因为说了延安比南京好的真话，被活活埋掉的惨状，立着眉说：“我听了讲假话的人恨不能毙了他！可……”他张着嘴，瞪着眼，一副激愤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让段爱芬也感到难受。

静默了一阵，秦静转了话题：“听正清讲，卧龙镇的煤最好，不但供火车、轮船、工厂用，还用它换枪炮，蒋介石宁愿丢掉一个军，也不能丢掉这里的煤。所以，蒋介石前时才冒风险来这里打气。不过，现在看，蒋介石收编土匪、汉奸是失策！王吉田这些地头蛇成了精，祸害无穷，使老百姓远离了他，倒给共产党增加了力量。国民党跟共产党一比，天上地下。”

段爱芬听了，暗暗高兴：“听医院的大夫们说，蒋介石象蛇和蝎子一样狠毒，象狼和狐狸一样奸邪，象虎和狮子一样凶狠，叫姨父可要提防他们。”

秦静大笑起来：“你还这么会骂人呀！不怕给你戴顶红帽子？”

“你说是蒋介石好，还是毛泽东好？”段爱芬盯着秦静突然问。

秦静的目光凝聚到段爱芬挑战的面孔上，那气色逼得他急忙说：“从民意上讲，毛泽东要比蒋介石好。”

“万岁！”段爱芬从沙发里跳起来，“将军的少爷讲真话了！”她拉起秦静，“我打电话催正清和佳珍，你快把影集取来。”

“遵命！”秦静也跳着高喊，“表妹万岁！”

话刚落音，棉布门帘外传来当差的报告：“夏先生到。”

“噢，佳珍来了。”秦静惊喜地说，“快请！”

夏佳珍比段爱芬年龄稍大，个头稍高，鸭蛋圆的脸上，嵌着一对明亮的眼睛，一头光滑的黑发，蓬松柔美。尽管溢满喜悦，眉心里仍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不安的影子。暗紫色的旗袍下，是一双闪耀着亮光的深筒胶靴，看上去她清秀挺拔，纯洁傲岸。夏佳珍把伞急速转了几圈，想把雪甩掉，伞冻得却收不拢。她拍拍下身的雪，跺跺胶靴，进了潇湘书屋。

潇湘书屋是段爱芬的书屋。不华丽，不奢侈，古色古香。木地板上铺着猩红地毯，绣着色调鲜艳的狮子滚绣球。写字台上，文房四宝安放得井井有条。两边是雕琢精致的太师椅，椅上铺着鸭绒垫。装饰美观的单人皮沙发，放在红木茶几的两旁。房间一角放了盆菊花，满屋清香，秦静赠名“潇

湘夜雨”。墙上挂着历代名人的字画，其中一幅国画特别引人注目。层峦迭翠的远山高峰中，隐约有星星点点的红色人流，给人以深邃幽远的感觉。下角是作者的印章，只有懂篆刻的人才能认出刻的是“郭伯符”三个字。段家把这题为《远游图》的国画当作家私，不把它挂到会客室里，而珍藏在潇湘书屋里。同这幅画相对的墙上挂着国父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巨幅照片。夏佳珍和谢正清曾私下议论：“段家为什么光挂孙文不挂蒋秃子的照片呢？”

跟沙发相对的是油漆得放光的书橱。书挤书，书挨书，摆列成书墙。正因为书多，秦静才琢磨出“潇湘书屋”这个名字。段爱芬问他：“理由何在？”秦静说：“你有大观园里的小姐们的才，也有她们的美，却没她们的短处。你性格开朗活泼。”段爱芬默认了。

夏佳珍是经理室的秘书，办事干练，待人谦和，使段仲秋非常满意。杜敏也很喜欢她。她的丈夫谢正清是公司采煤的顶梁柱，很得段仲秋的赏识。跟段家父女的关系也很好，她夫妇俩是段公馆的常客。

夏佳珍进屋放下伞搓搓手，然后把两只细嫩的手捂到冻红的腮上，望着段爱芬和秦静说：“天寒方觉室内暖。潇湘书屋春光融融，室外冰天雪地，一墙之隔，两个季节。”

段爱芬忙接上说：“一山之隔，两个天下。”说完朝夏佳珍一笑。说着走上去，替夏佳珍取下银灰色围巾，笑着问：“正清怎么没陪你一同来？中午，静兄要跟他痛饮，下午，还要海阔天空畅谈一番呢。”

“他近来特别忙，中午定会赶来的。正清是不愿错过同秦少爷相见的一切机会。”

“正清的事业精神，让人十分敬佩。待会不来，再去请他。佳珍，先谈谈你的高见吧。”秦静笑着把牌子指给她看。

“这柳体字非常有功力！”夏佳珍笑着问，“牌子挂出去？”

“我们做雪中梅，寒中松，傲然独立，可否？”

夏佳珍聪慧的目光跟段爱芬柔和的视线相遇了。她知道自己和段爱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跟秦静不一样。便说：“昨天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站在雪地里，破衣领上夹了根柴草棒，原是自卖的标记。这牌子不但是标记，而且写着内容，它能起到卖小孩的那样的实际作用吗？”

“能。一，我们这里有自由，有民主；二，向独裁专制示威；三，出出我们的苦闷气。”

“要知道这种形式的东西，弄不好会引来杀身之祸。”夏佳珍低声说，“尽管要员们张口‘自由’，闭口‘民主’，可谁敢说蒋介石比秦始皇还残暴？谁又敢指责王吉田恣意杀戮？”

“要知道在知己者面前，让嘴头子过过瘾，在独裁者脚下发发牢骚，也能延年益寿！我也真想在王吉田手下搞些民主自由，戏弄他一番。”

“象少爷这样宽的肩膀头，在卧龙镇确实少有。不过，你离蒋介石很远，刺他，他感不到一点疼痒；刺王吉田，他全身麻木，况且他也不懂啊！而那些伸出警犬鼻子，专嗅异端气味的人，却能给善良的人带来灾难。秦将军虽是王吉田的上司，可谁能保证王吉田同将军心心相印？就是秦将军能允

许少爷……”夏佳珍看看秦静的反应，又改了话题，“去年，国军的一个团长对王吉田殴打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说了句公道话，就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，被活活折磨死！”

秦静呆呆望着夏佳珍，没说一句话。夏佳珍接着说：“就说这几天吧，光中山路和五窑就有一百多人被抓，三十多人被杀；有的被开膛扒心，有的砍下头，有的被肢解，从西门到刑场一路血尸，乌鸦惨叫，恶狗红眼……”

“这惨状我比你们见得多了！蒋介石和戴笠跟希特勒比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的同学，老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秦静突然停住，目光呆滞。严酷的现实，给每个人都留下深深的烙印啊！他什么时候也忘不了，一位当学生会主席的女同学，却死在她那当特务头子的爸爸的枪口下。每想到这，他就认为历史全是人吃人的篇页……

秦静发觉自己失态，苦笑着说：“正清怎么还不来？”忙冲外喊，“快去请谢煤师。”顺手把牌子扔在一边。

“他忙完事情肯定会来的。”夏佳珍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可真着急了，“是的，他怎么还不来？有什么事呢？难道会出……”忙又奉承秦静，“少爷性格豪放，处事谦逊，礼贤下士，实叫人敬佩。”

“佳珍，我已直呼你们的名字，你为啥还称我少爷？”

“佳珍姐，恭敬不如从命。正清本是我师，遵照他的意见，我呼他名字了，倒也显得亲切方便。”

“这也是兄弟姐妹情嘛！”秦静说着拉上段爱芬和夏佳珍，“走，看我的影集去！”

“你既然这样真诚，以后就改称先生吧。”

秦静点点头：“也好。”

秦静有几本影集，放在屹县他爸爸司令部里。他昨晚对段爱芬她们吹了一通，她俩都迫切希望能见到，看看景色和风光，扩大视野，添些乐趣。段爱芬还想从她小时跟秦静的合照中，重温儿时的快乐，也想了解一下秦静这些年的情况，便催他快取来。

今儿一早，他妈便派专车把影集送来了。

秦静对自己精心制作的影集就象艺术家对待自己的得意之作。他对每一张照片都作出热情详尽的介绍，把合影人的特点，职业，爱好，环境一一讲清。他讲得娓娓动听，仿佛把她们带进了另一个天地里。这里有烂漫的童年生活小照，也有挚友同学的浪漫留念，还有优美的名胜景物的镜头。

段爱芬对每张照片都认真地看。看到扎着小辫的她跟少年秦静的合照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情景，心中暗喜。她看完影集，就象看了一部不连贯的纪录影片。她发现秦静特别友好的朋友中，多数是勤奋好学者，有的到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留学去了，也有的当了官儿，但也不乏浪荡公子哥儿。

翻到跟段爱芬一块骑木马的照片，秦静深情地说：“爱芬那时就有超过我的志气！”看到他和同学郑天基在南方一个省城的留影，就特别有情：“他天资聪明，学习成绩优异，就因郑伯伯不幸遇害，家庭败落了。我们分手后，他白天上学，晚上掏粪，照样考试第一名。”

“爸爸光想给他母子寄钱，却总没有接上音信。”段爱芬

想到了一个诚挚的少年，便跟秦静一起感叹着，“他母子不愿累赘别人。”

“他做过班房，说他是共产党，也有的说他偷了东西。他只说：‘静弟，穷！’后来，他突然不见了。”他翻到一张假山作背景的照片，“我上大学后，在一次旅游时，突然碰上他，原来他早我一年成了另一家大学的高材生。”

“他考上大学了？”段爱芬极为吃惊。

“他很有才。听说他上大学时，郑伯母去世了，他不声不响地突然退了学。到今天，也不知他流落何方，始终没打听到他的去向。但他一直是我敬佩的兄长。”

“他有风度，品行也好。”跟郑天基的合影大都在几年前照的。每翻到这些合照，秦静就特别介绍一番。他指着十几年前两个翩翩少年的合照，“在上海，我们住在一个院里，那时爱芬还没去。”

段爱芬点点头：“爸爸在广州时，还给他母子寄过钱。”

“他爸爸，我姨父，我爸爸，郭兴叔叔，他们少年友好，一块留学，一块参加救国行列，可惜郑伯伯被害了。唉，我们这一代又飘零星散，难以相见。”

夏佳珍听了郭兴的名字，想起潇湘书室的巨幅山水国画，暗暗高兴。

一张长条照片上只有两个人，并肩挺立，遥望远天，那个略显瘦矮的人是秦静。秦静急忙用手捂住照片的字迹，说：“请二位猜，这位是谁？”

此人比秦静健壮高大，两眉如漆，上宽下窄的大脸膛，

嘴、鼻、眼、耳、匀称协调，显得比秦静还漂亮、潇洒。

“这不就是你一再称道的天基兄吗？”段爱芬瞅着秦静那热烈崇敬的表情反问道。

“佳珍呢？”

夏佳珍正想着秦静为什么尊敬郑天基，随口便说：“是您心中的碑！”

“妙极！我的宣传成功！”秦静相当得意，“他就是我交往深厚，有才华又漂亮，知识丰富的天基兄。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留影……”

“他现在那里？”段爱芬怕秦静说出不吉利的话，连忙岔开。

“要知道他在那里，我早去找他了。”秦静忧心忡忡地说，“郑伯父遇害，使他对当局不满，耿耿于怀。我挂心他，思念他，常在梦中跟他相会。想得实在不行了，就往他住过的地方寄封信去，均石沉大海。”

“缺乏友谊的朋友，哪有这种感情？”夏佳珍赞美道，“你们二位真可谓莫逆之交！”

“我们口头上虽没山盟海誓，但锋利的钢刀也割不断我们兄弟的友情。”秦静无限感慨地说，“天基兄的风度和才华很象正清。正因为我在此结识了正清，才引起我对天基兄更加强烈的思念。”

“他是一个对受难者充满同情的人。”夏佳珍心里想，微笑着听，想从秦静的谈吐中更多地了解他。他对蒋介石的统治不满，是秦启震家的不同政见者。社会给了他复杂的

感情，怀里却揣颗单纯的心。”

秦静从生活扯到学业，又从浪荡的人生谈到难忘的义气，越讲越收不住，竟把他的一段爱情也带了出来。

秦静上大学时，爱上一个女交际花，可她又跟cc的一个官儿混得如胶如漆。这官儿年纪大，要娶她，她半推半就，引起官儿的怀疑。一天傍晚，秦静挎着她回到自己的住处，被盯梢的官儿发现了，给秦静写了恐吓信。秦静非常害怕，就找郑天基商量。郑天基劝他放弃交际花，专心求学。这天，秦静和郑天基刚进屋，看见地上有本小册子，是共产党揭露蒋介石的文章。郑天基发现是从窗口里投进来的，忙把小册子烧掉，把纸灰扫到垃圾箱里。刚处理完，来了几个特务，以查户口为名，进门就翻。便衣把每一本书都翻了，也没找到可疑的东西，只好悻悻而去。

后来，郑天基发现有人跟踪秦静，就请几位朋友夜间住到秦静附近。这天夜里，几个特务闯进秦静屋里寻衅。郑天基他们立即抢上前去，打跑特务，救下秦静。因此，秦静对郑天基的救护之恩一直难以忘怀。

段爱芬听了，对秦静的作为很不欣赏，但他还能剖析自己，伪装的美，不如暴露出伤疤的丑。

“是个心地爽直，很重感情的人，念念不忘郑天基的友谊，正表明他的可贵。”夏佳珍诚挚地说，“你交上爱芬和郑先生这样的忠实朋友，值得骄傲；可惜现在，尔虞我诈的朋友太多了。”

他们回到潇湘书屋，又看到地上的那两块牌子。夏佳珍